

doi:10.11835/j.issn.1005-2909.2026.03.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龙彬,余航. 城乡规划中多学科融合的问题、成因及对策[J]. 高等建筑教育, 2026, 35(3):44-52.

# 城乡规划中多学科融合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龙彬, 余航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我国城乡规划正在历经由单纯物质空间设计向综合整体性设计的模式转变,日渐重视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体系建构与实践项目操作。从规划现实与教育理论两个维度出发,阐述了当前城乡规划中的学科融合在学科认同、学科话语、高校教学、实际效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判断其并没有达到真正学科融合的阶段,而其成因主要在于专业知识、体制机制、学科自身这三重壁垒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化学科合作、扫清制度障碍、识别并稳固学科内核与价值等优化策略,以期为规划领域的学科融合走向正轨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多学科融合;规划学科内核;规划教育;城乡规划

中图分类号:G642;TU9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6)03-0044-09

随着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学科细化、各行其道的弊端日益显现,多学科交叉融合也逐渐成为我国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强调:“要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从而在学科体系上为交叉融合做好配套。

放眼城乡规划领域,伴随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进入新阶段,过去以物质规划为主的工作模式已经与实际需求脱节。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功能结构规划,还是微观层面的老旧小区改造、遗产保护等都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强调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sup>[1]</sup>。这种模式转变跳脱了单纯规划学科的范畴,使得城乡规划工作日益重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从物质形体规划设计到空间多元要素的理解、设计的转变都反映了从工科到交叉学科的转型。众多学者从学科融合的重要性、知识体系重构、实施路径等方面<sup>[2-4]</sup>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从目前的规划实践项目和课程教学现状来看,多学科融合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并诱发了学科认同、定位、教学等诸多问题。为何规划行业的学科融合效果不佳、难以推进?如何看待与妥善处理上述难题?在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背景和规划范式转型的行业要求下,这都有必要引起规划行业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讨论。

修回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龙彬,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村镇规划与设计,(E-mail)longbin-xr@cqu.edu.cn。

## 一、城乡规划的 mode 演变

### (一) 单科思维主导下的城乡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规划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与实施手段,在服务对象上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在规划设计手法上基本忽视了空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要素。其借鉴苏联经验,以建筑学和市政学为核心内容,带有极强的工程技术属性<sup>[5]</sup>,着力解决居民基本的生活与环境问题。

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中央和地方分权化、政府与市场结盟化的影响,城乡规划又逐渐成为“企业型政府”拉动经济发展、堆砌丰硕政绩的重要工具<sup>[6]</sup>,强化土地的经济开发价值,却没有足够重视空间本身的多元价值。急功近利、求易求快的社会与行业风气加剧了其没能摆脱单纯工科思维,只是停留在物质空间形态设计层面的弊端。在宏观上,强调政策指导、指标控制、功能结构设计;在微观上,囿于道路、建筑等物质形体设计。极度忽视社会网络、生态保护、历史遗存等其他重要因素,从而暴露出空间绅士化、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破坏等弊端。

不可否认的是,规划工作在此过程中的内涵日益丰富,领域不断外拓,日渐认识到了空间的多元属性和规划的多重价值<sup>[7]</sup>。与相关学科进行了有益的交叉融合探索,产生了诸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等丰富的学术成果,且逐渐进入规划专业的课程目录。受经济发展模式和行政体制的制约,规划的重心仍然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难以下沉到真实的社会空间,也就无法对其研究对象做到透彻理解。由此,我国的城乡规划在长达60年左右的时间里整体制约于纯粹工科思维,“学科融合、多专业协同处理问题”多停留在理念层面,较少实践落地。

### (二) 学科融合过程中的城乡规划

中共十八大前后,社会经济大背景的深刻转型倒逼规划范式转变:从经济增长主义到以人为本,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这使得城乡规划工作面对的是更加具体的人、更加真实的场所、更加复杂的系统,由过去的“人适应空间”转变为“空间适应人”,强调并重构人与空间的最本质联系,即人是创造与使用空间的主体。加之整个学界对城市复杂系统的认知逐步深入,城乡规划工作者愈加发觉单靠物质空间营造无法应对规划的实际难题,必须依靠多学科、多部门、多主体的通力合作。这极大增强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复杂性、系统性和人本性,使其逐渐成为涵盖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领域的共同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规划的“空间”对象范畴再次拓展,从以往的人造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向自然物质空间与数据网络空间进一步深度延展<sup>[8]</sup>。由此,城乡规划又必须面向全要素、全地域的新要求作出转变,规划学科建设踏上融合发展新征程,不断夯实生态环境、地理地质、农林、海洋<sup>[9]</sup>等领域理论基础,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持续丰富学科内容,健全现代规划发展的综合支撑体系。

## 二、城乡规划中多学科融合的问题与阶段判定

### (一) 涌现的问题

纵观上述规划学科的历史演变发现,城乡规划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契合了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能够深化对空间多元特征、规划工作复杂性的理解。但当下的学科融合并未真正取得较好效果,现实证据贯穿于高校教学、人才培养、学科理论、规划实践等多重层面。可以说,规划学科内的多学科融合呈现出表层化、形式化特征,看似繁荣的学科发展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发展短板与潜在风险。

### 1. 职业认同缺失,消解学科核心

当前城乡规划领域的学科融合进程中,普遍存在盲目向外扩张学科边界的发展倾向,甚至试图侵占、覆盖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部分观点片面要求规划学科兼顾公共政策制定、复杂数理建模等跨领域能力。这类认知脱离专业发展实际,本质是行业内部理想化的全能化发展思维。当前研究与实践过度放大规划的多学科综合属性,忽视并弱化了本专业的核心特质,致使规划的空间性被置于综合性诉求之下,不断被拆分、消解与边缘化。城乡规划边界不断外延的同时,忽视了本学科的传统核心要素——空间。空间的物质属性如大小、形态、材料等逐渐边缘化,而非物质属性如政策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层面的研究又稍显滞后,导致对学科本体的认知变得日益模糊,业内人士既要“这个”,又要“那个”,乍看是学科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但实质会产生规划究竟是干什么的疑惑。而产生大量交叉科研成果的主导权实则不在城乡规划学科,即其他学科基本能借助其原有的理论与方法独立完成<sup>[10]</sup>,规划学科多为理论借用而尚无实质性突破,从而产生可被替换的危机感。对业内人士而言,亦会加重规划是门“软学科”“伪科学”的刻板印象。

### 2. 角色定位模糊,丧失话语权力

在多学科协同开展城乡规划实践的过程中,规划专业常陷入职能定位的误区:既试图承担整体统筹者的核心职能,又固守本专业传统的空间规划工作边界,还要过度介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如此尴尬且模糊的学科定位实则暴露了规划核心的缺失,主体性遭受瓦解,信服度逐渐降低。政府、公司、其他学科专家乃至居民表面上尊重规划学科的综合性和专业性,但实则对规划的怀疑感增强。这种规划成果缺乏科学说服力,容易被长官意志和其他更为强力的专业所否定,导致多数规划从业人员沦为单纯的画图匠,话语权逐步丧失。根据笔者项目经验,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基于对实际情况的整体把握,所提意见往往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致使非但没有达成“规划向权力讲述真理”,反倒是“权力向规划讲述真理”。同时,其他学科专家在特定领域内的建议与思考具有一定的深度,更为接近空间现象背后的机制规律,而规划设计往往调研表面肤浅,设计有理念而无实效,从而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 3. 教学流于表面,加大学生负担

面对学科融合的大潮流,高校日益重视培养复合型人才。一般而言,规划院校都会开设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课程,以达到多元视角看空间,提高规划科学性和可落地性的目的。但实际效果是形式大于内容:大多院校的交叉性课程只是流于皮毛知识的简单讲解,无法同时保证获取其他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大多教师亦不能够做到与本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缺少复合型的双学科、多学科精通专家;学生只能模糊地认识空间的多元属性,但就其内部机制和规划应对方法却茫然不解,导致在具体的规划工作中不能够分析与应对复杂问题。学生除了学习传统的学科知识之外,还需要学习其他学科(包含但不限于传统人文社科、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导致学业负担加大,也进一步消解了学生的专业认知和职业认同。

### 4. 实际效用不足,忽视结果科学

在以往的规划研究中,常常被诟病的问题之一便是规划科学性不足,规划被认为掺杂了过多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决断色彩。随着规划学科和其他学科交叉程度加深,有关城市、规划及空间的现象描述与解释、理论探讨与研究日益增多,这使得规划有了更为具体、理性的支撑,增强了规划过程的科学性。但大部分此类研究忽视实用导向,并没有打通过程和结果的通道,导致最终回到规划措施上来仍然是老一套,即使有了看似科学的研究过程,也没有缓解规划实际效用不足的问题。例如,当下规划新技术运用颇有“炫技”之嫌,肉眼可见的空间分布规律也常用各类技术手段开展分析,技术手段堆砌特征显著,而研究结论或设计策略却并无新意。此外,规划实践与学科融合的理念脱轨

现象严重,在实践中仍是求易舍难,局限于本学科内操作。

## (二) 学科融合的阶段判定

城乡规划向多学科融合发力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使得笔者开始思考规划学科目前的学科融合是否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学科融合,而这需要到教育学领域中去,方能获得初步解答。按教育学主流观点,学科融合离不开多学科的参与和介入,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跨学科教育<sup>[11]</sup>。跨学科实际上是学科融合的第一阶段,也称之为学科交叉,如表1所示。相比学科融合的真正阶段,其突出表现为融合方向单向化、学科边界松动化、融合成果表面化、学科内核自疑化。而目前,城乡规划领域的学科融合境地便与此基本符合,还没有达到学科融合的真正阶段,更没有将其固有的超学科性质兑现出来<sup>[12]</sup>。从而,众多学者口中的学科融合和人们感受到的融合之间形成巨大的裂隙,加重对融合的迷茫感和不信任。要实现从交叉向融合的过渡,规划学科有必要在稳固学科内核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双向互动。

表1 学科融合的三阶段及其特征

阶段	方向	边界	成果
1.0 学科交叉	单方向借用、吸取其他学科知识	初步松动,部分学科开始思考或怀疑其本体要素	初步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理论成果,但不够完善
2.0 学科融合	双向渗透,发挥不同学科的效能	持续打破以形成新的学科方向,原始学科保持其独立性	交叉学科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且成熟
3.0 超学科	多学科的关联耦合和非线性反馈	将问题置入一个没有学科边界的完整系统中整体考察	以复杂性研究为内核,形成众多知识集群和学科集群

## 三、城乡规划中多学科融合问题的成因

城乡规划中的学科融合尚处于学科交叉阶段,突出弱势表现为理论单方向借用、学科内核不稳固、融合成果不显著。而这些理论上的特征与前文学科融合的现实难题也相互佐证,但这两者只是从不同维度来说明学科融合困境,还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规划行业的学科融合效果不佳。那么就有必要进行归因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策略展望,以助力城乡规划真正达到学科融合阶段。

根据理论与现实维度的问题呈现来看,其大体可归结为内外两种原因,如图1所示。就外部而言,不同专业之间本身就存在学科壁垒难以突破,且助力融合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导致教学浮于表面、实际成果缺乏。内部原因往往容易被忽略:城乡规划的自身价值与学科核心都处于模糊状态,诱使话语权旁落;且在学科内容外拓过程中受学科自我中心主义影响,降低了双向交流的可能性。总之,规划要实现真正的多学科融合不仅仅面临着专业知识壁垒,还有更为坚固的体制机制壁垒和学科自身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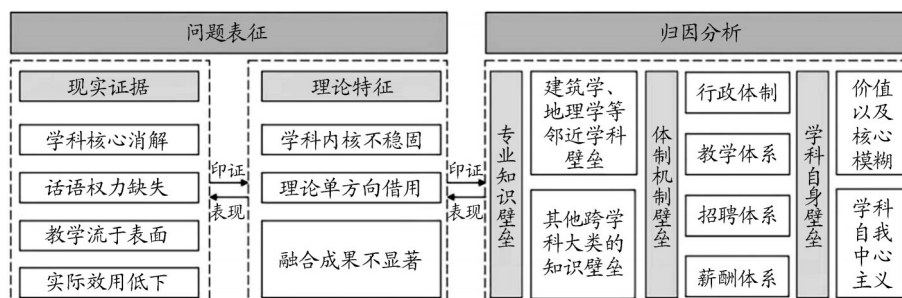


图1 学科融合困境的归因分析

### (一) 专业知识壁垒

我国城乡规划学主要脱胎于建筑学,辅以地理学,从而在此学科类别中进行交叉融合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城乡规划早已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特点,已升格为与建筑学、地理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虽然这几个学科存在着部分相似甚至相同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与逻辑,但学科内核已经大不相同,专业壁垒日渐牢固。而其他跨学科大类的融合则更为艰难,以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和以数学为基础、计算机技术科学为代表的纯粹理工学科在研究范式、逻辑上与城乡规划学有较大差异。长期以来,规划学科存在忽视人文、数学等知识传授,导致行业内人文素养缺乏、数字化技能欠缺,学科融合始终浮于表面。

### (二) 体制机制壁垒

高校目前的资源分配模式往往以各院系、研究所、项目组为单位,致使学术交流不仅存在学科差异上的先天壁垒,还存在行政体制上的后天障碍<sup>[13]</sup>。与此同时,学科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招生计划几乎全在理工科,物化知识在本学科基本无用武之地,也造成了规划专业学生“先天”缺乏人文素养;二级学科虽有简单划分但并未真正落实;课程设置须在上级要求下统筹安排,除去公共课和本专业传统必学课程与实践环节外,留给融合教学的学时并不多;融合类课程仍然是各专业轮番上场、各说各话,致使融合类课程内容浮于表面,阻碍了学科融合效果的深化。

此外,在有关城乡规划的招聘中,仍偏重考查学生的快速设计能力,对于多学科融合思维下培养的规划专业学生仍有怀疑,对非规划出身的学生就更难信任。这表明就业市场整体仍然倾向于以往的工作模式,缺乏对学科融合的重要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充分认识。而在薪资待遇方面,规划从业者面临着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而薪资基本不变反倒有降低的趋势,这大大降低了在校学生以及从业者向多学科融合拓展的积极性,致使在项目实践中学科融合理念难以真正落地。

### (三) 学科自身壁垒

大多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会完成自我心理驯化,走向专业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在学科边界外拓、多学科合作时,会过度放大自身优势,寻求合作中的主导话语权。诚然,这是树立学科合理性及重要性的自然心理<sup>[14-15]</sup>,但在融合过程中也势必会形成无形的心理壁垒。城乡规划学的自我中心主义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在过往增量发展时期,日渐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红利得益于专业的技术实力”的傲慢认知;二是,规划自带的多学科属性使得其自认为天生具备统筹者、领导者的资质。这促使其着力构建以规划为中心的人居环境学科集群,但这对于其他学科并不具说服力和吸引力,也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同学科双向吸收交流的主动意愿。

同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关于规划学科核心的争论从未停止。传统观念把空间作为规划的核心,但空间本身是个复杂概念,包含了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种要素,而各要素又早已被其他学科所瓜分与肢解。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有学者指出规划的核心在于组织与管控<sup>[9]</sup>,但这同样是模棱两可的,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核心边界。在此角度上,城乡规划无法建立起完全独立的专业研究领域与理论已经成为了国内外部分学者的共同认知<sup>[16-19]</sup>。从而,在规划学向其他学科拓展来论证及丰富自身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的同时,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对规划学科非科学性的担忧与怀疑,陷入整体学科心理上的迷茫。

## 四、城乡规划走向真正学科融合的路径

### (一) 强化学科合作思维,紧扣规划实用定位

对于专业知识壁垒,我们无法根本破除,也无须破除。这是因为规划学科没有成为知识全能王

的能力,遇到问题时仍需要其他学科的真正懂行的人来共同解决。其次,从学科设置层面来看,所有的学科都是殊途同归的,最根本目的都是为社会、国家服务。因此,应该用合作理念代替无序拓展理念。在竞争视角下,不同的专业知识是坚固壁垒,但在合作视角下,便是宝贵的发展原料。

在多学科合作中,城乡规划学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科学判定不同学科之间的亲疏关系,避免全面拓展。不同规划项目的关注重点必然有异,有必要明确该项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涉及的其他主要学科,分辨好规划过程中不同学科的亲疏关系,有选择地进行融合,如图2所示。可以把某规划任务进行拆解,分为本学科独立完成、不同学科合作完成、委派其他学科完成三类。独立完成指规划学科传统的工作内容;合作完成指与他学科深入探讨、共同决定的工作内容;委派完成指规划学科无法深入学习、远离规划核心的内容。而前两类关系亲近的学科才是真正学科融合的阵地,在此范围内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双向深入互动,培养一批复合型专家教师队伍,为后续复合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二是在合作中牢牢把握规划的实践性特征,避免同质化和空心化。要推动城乡规划的科学与长远发展,既要注重理论研究,也要着眼实际操作,要在借鉴他学科既有成果和理论范式的前提下,加强对空间多元属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由理论走向实践,由文章走向土地,回归环境空间设计。在此过程中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来保证规划过程的科学性,保证最终的规划设计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且行之有效。如果各种分析头头是道,最终结果却是纸上谈兵,那么势必会使规划面临更为严峻的行业合理性质疑,促使规划价值的加速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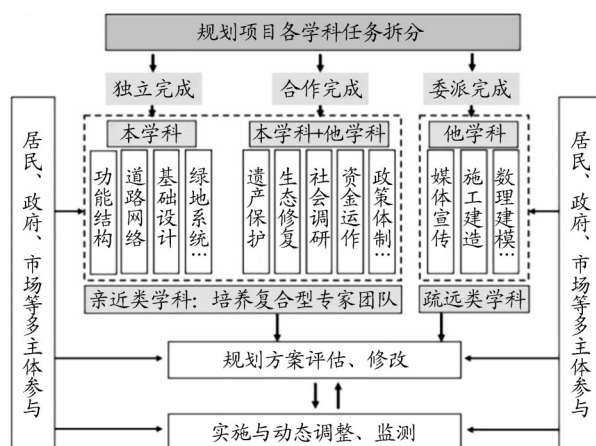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学科亲疏关系的城乡规划工作框架

## (二) 清扫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学科融合途径

在行政体系上,柔化部分学科边界,打破行政壁垒,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横纵向联系;围绕某一具体城乡规划问题建立合作平台和共同学术规范,加强知识整合能力建设,缓和知识碎片化与异质化导致的交流障碍<sup>[20]</sup>;明确合理的协作激励机制,大力支持多学科合作项目申报,做好资金、政策、人才、场地配套,降低沟通协作成本;鼓励学科合作的审批权利下放,赋予各课题组更多自由,开展多学科合作项目。

在教学体系上,完善规划专业招生计划,由理工倾斜转向文理兼修;在国家标准约束下尽量调整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跨院乃至跨校整合;完善高校选课机制,抓住各学科交叉融合的共同利益诉求,构建以多学科为中心的专业集群。鼓励有条件的高校采用“一核心,六交流”教学模式,由复合型专家教师担任交叉类理论课程主讲,并邀请一线城乡规划工作者、不同学科专家和其他参与主体走进课堂,召开多学科融合的学术会议、论坛讲座等,如图3所示。鼓励专业集群内学生共同选修专业必修课和跨专业选修课,合作完成

跨专业实践项目,促进专业集群内学生的交流互动<sup>[21]</sup>。同时,教师还应向学生讲授有关学科融合的基础常识,清晰介绍本学科的核心知识与学科边界,以此帮助学生深化对本学科的职业认同,明确自身学科在 multidisciplinary 融合中的定位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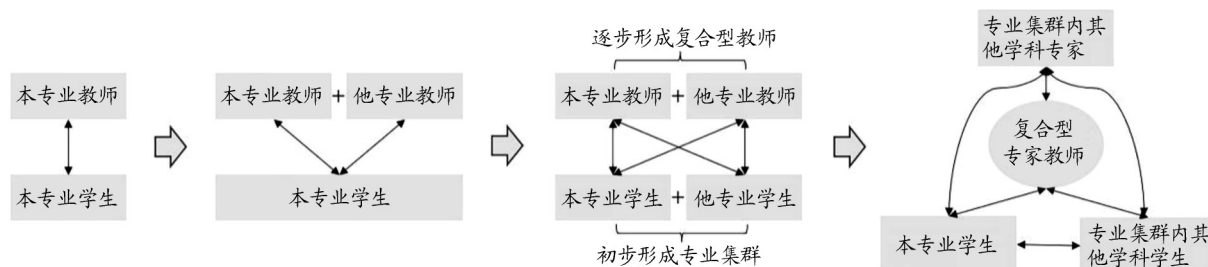


图3 教学模式演变路径及“一核心,六交流”教学模式示意

在薪资招聘方面,要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保障新型规划人才、非传统规划师得到全社会了解和尊重,拓宽专业就业面,为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践行多学科融合提供强大动力。需改革规划行业尤其是设计院的薪资待遇机制,扭转行业劳动异化倾向,规避行业持续陷入高强度剥削、劳动价值弱化的发展困境,遏制其与社会舆论与行业现实中逐步固化的过度内卷、权益受损的负面发展态势。为此,一方面要增强规划学科自身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使全社会真正了解规划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要主动变革有关薪酬的结构性问题,使薪资与能力需求大致匹配。鼓励从业者探索一条自我转变之路,减少工作中的无用功,防止盲目堆砌工作量。薪资作为从业人员提升自我能力的最大动力之一,完善此制度是促进本学科走向多学科融合、提升个人综合能力的必由之路。

### (三) 牢固学科内核支撑,重识学科价值体系

厘清规划内核,方能在学科融合中保持相对独立,彰显学科价值。笔者认为规划具有三重层级,如图4所示:规划解决的是城乡发展问题,目标及落脚点在于切实可行的规划对策,而规划的内核为形而上的、整体性的城乡发展规律,其又可拆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经济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等。此论断虽看似笼统,但笔者认为城乡规划以人居环境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带有极强的多学科属性,从而以还原论思维企图把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核归结为某一具体要素不可取,那么就必须要承认其学科核心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和范围。

以上三个层级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现实中需要警惕的是规划当中有太多的空间对策把规律当成问题来解决,浪费了大量精力。例如,乡村人口流失,是城乡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趋势。如若将其简单视作“问题”或“麻烦”,并试图通过规划手段加以扭转,往往难以奏效。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规划工作应当顺应规律,而非逆势干预。

通过对核心层、对象层、目标层的系统划分,结合对城乡内核丰富内涵的解析,能够衍生、识别城乡规划在学科融合背景下所具备的独特价值与任务。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物质空间演化规律的探索。第二,要充分吸收借鉴、综合融贯空间上各要素的发展规律,加强学科合作与知识整合,形成对城乡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认知。第三,要努力打通规律与对策、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做到知行合一。对于其他纯粹理工科或人文社科而言,以上三点都难以充分实现,而城乡规划鉴于其内置的多学科色彩,且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较为充分地证明了其具有承担此三大任务的能力。完成以上任务不仅能够能够在学科融合进程中彰显本学科的独特价值,推动其他专业对城乡规划学科形成更为深入的认知,更能有效锚固其他学科在本学科发展中的利益诉求,实现多学科协同发展。

综上,规划在 multidisciplinary 融合过程中要以城乡发展规律为内核支撑,以实现基本空间任务、融贯任务和链接任务为其特有价值,融合的领域、成果都要坚持与空间、规划的相关性,从而强化学科地

位,增强学术话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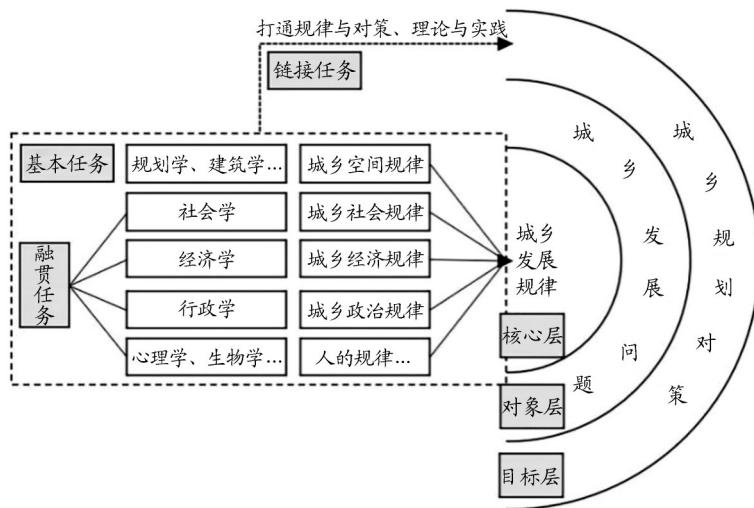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规划的三重层级与三大任务

## 五、结语

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为社会实体当中所有的要素提供了载体。而以空间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城乡规划便天然具有复杂性,需要不同学科的参与,共同破解空间难题。在存量转型与国土空间规划变革的行业背景下,走向学科融合也是必然选择。

本文从学科核心、话语权力、高校教学、实际效用等多重现实维度,以及学科融合方向、边界、成果等理论维度出发,揭示了当前存在的表面融合现象及其严重后果,指出规划学界应该高度重视这事关学科认同和长远发展的大事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与判断:(1)城乡规划中的学科融合整体上尚处于学科交叉(跨学科)的阶段,距离真正的多学科融会贯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2)融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困境主要受到了专业知识、体制机制和学科自身三重壁垒的阻碍,需要对其自觉正视、合理看待、积极破除。(3)规划学科走向融合,绝非单纯地向外拓展与跨界延伸,更本质的是一场刀刀向内、自我革新的学科重塑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不断完善巩固学科基础,重新审视并深化对学科内核与价值体系的认知。同时,我们需明确,学科融合的核心特征在于双向互动,而非局限于本学科的单视角,唯有坚持双向赋能,才能真正实现学科融合的深层价值。

通过强学科合作、破体制机制、固内核价值等融合进路,规划是否能够迎来又一个春天尚无法确认,但置之不理则势必会导致更为残酷的行业寒冬。

### 参考文献:

- [1] 赵佩佩,顾浩,孙加凤.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的转型思考[J]. 规划师, 2014, 30(4): 95-100.
- [2] 蔡云楠,梁芳婷.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教学探索[J]. 华中建筑, 2021, 39(5): 101-104.
- [3] 王伟,欧阳鹏,衣霄翔,等.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生产:属性取向、范式转型与学科集群构建[J]. 规划师, 2022, 38(7): 5-15.
- [4] 黄艳,薛澜,石楠,等.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规划学科发展——城乡规划与公共管理学科融合专家研讨[J]. 城市规划, 2016, 40(9): 9-21, 31.
- [5] 孙施文.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 城市规划, 2016, 40(12): 106-112.
- [6] 张京祥,陈浩. 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J]. 城市规划, 2014, 38(11): 9-15.

- [7] 罗震东,何鹤鸣,张京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5): 30-38.
- [8] 黄贤金,毛熙彦,贾锐阳. 多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对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启示——基于2018—2022年重要刊文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分析[J]. 规划师, 2023, 39(1): 157-164.
- [9] 孙施文. 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基础及其结构[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6): 11-18.
- [10] 杨俊宴. 凝核破界——城乡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自觉性反思[J]. 城市规划, 2018, 42(6): 36-46.
- [11] 陆启威. 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跨学科教育[J]. 教学与管理, 2016(32): 22-23.
- [12] 段汉明,武廷海,白云帆. 人居科学的超学科性质和特征[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4): 603-608.
- [13] 杨朔缤,杨颖秀. “双一流”背景下大学院系治理现代化探论: 自组织理论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5): 40-47.
- [14] 方红. 教师知识的狭隘之境及其破解[J]. 中国教育学刊, 2013(2): 47-50.
- [15] 刘云杉. 开放中的封闭: 无界学习的教育危机[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 43(5): 1-12.
- [16] 邹兵. 关于城市规划学科性质的认识及其发展方向的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1): 28-30.
- [17] 石楠. 城市规划科学性源于科学的规划实践[J]. 城市规划, 2003, 27(2): 82-83.
- [18] Evans B. Why we no longer need a town planning profession[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1993, 8(1): 9-15.
- [19] Talvitie A. Theoryless planning[J]. Planning Theory, 2009, 8(2): 166-190.
- [20] 孟添天,柴菁敏,郑敏钰. 知识异质性对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和主观关系体验的调节作用[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4): 41-45.
- [21] 陈逸,周悦,黄贤金,等.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建设[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1): 2961-2974.

## Proble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ONG Bin, YU Ha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transforming from physical space design to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s and practical projects. Based on planning reality and educa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problems of identity, discourse, teaching, and utility in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planning, and judges that it has not achieved real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planning itself. 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like strengthening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removing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emphasizing the value and core of plann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iscipline integration in the planning field.

**Key words:**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lanning discipline ontology; planning educati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责任编辑 梁远华)